

↓当下小文谈



□叶小文

日前举行的第三届北京人权论坛,讨论了“文化多样性与人权”的议题。继经济全球化之后,文化全球化也成为紧随其后的一个过程、一种趋势。关注文化多样性,正当其时。

中华文明主张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也不会“己之所好,强加于人”。孟子云:“可欲之谓善,有诸己之谓信,充实之谓美,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,大而化之之谓圣。”一个人,大家认为他和蔼可亲,是“善”;进而有学问、有修养,才可“信”;学问渊博,人品高尚,便是“美”;光彩照人,才叫“大”;能够转化自己,转化他人,超凡脱俗,众人拥戴,方为“圣”。但这种“转化”,并不强加于人,而是靠自己的美丽和光辉去吸引人感

○叶小文: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、第一副院长,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,著名学者,著有《小文百篇》、《多视角看社会问题》、《化对抗为对话》等多部著作,本栏目特邀顾问。

# 譬如北辰 众星共之

召人,犹如繁星当空,各自生辉,“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。

民主、平等、自由、人权,当然是好东西。既然好,就不必靠对外扩张强加于人,给别人削足适履。而要重在立足自我,反省自我,建设自我,各美其美、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,“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。

这是全球化过程中特别要注意的问题,也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特别要遵循的原则。

当今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,但人类在自然资源的争夺、国际秩序的平衡、意识形态的认知、宗教文明的信仰等许多问题上纷扰纠缠,矛盾不断。生态危机、金融危机、人文危机、精神危机接踵而至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:“避免人类自杀

之路,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,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。”这个“独特思维方法”,就是中华民族一贯追求的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自我的和谐。

人与自然和谐,遵循自然法则,“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与四时合其序”;人与人和谐,推己及人,与人为善;人与自我和谐,认识自我,善待自我,磨炼自我,提升自我,安心为本,知足常乐,平实做人,勤勉做事。如此,就可以进退有序,俯仰皆宽。

在世界三个比较突出的文明中,西方文明更为崇尚自由,伊斯兰文明更为崇尚公平,中华文明则更为崇尚包容。吸取三大文明的精华,升华传统的精华,中国强调“以人为本”、“以

和为贵”。

当前,我们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场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中,在推动科学发展、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中,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,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、促发展,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,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,走共同富裕道路,促进人的全面发展,做到发展为了人民,发展依靠人民,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。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,在一个迅速发展和深刻变革的国家,在一个积极参与全球化、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国家,其人权事业的建设和发展,其“以人为本”、“以和为贵”的追求和实践,可以“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。

## “文化传统与当下”大型专题报道向您征稿

“文化传统与当下”大型专题报道已于日前在齐鲁晚报启动。除专家学者、知名人士的访谈之外,本报同时面向广大读者征集关于这一话题的文章。您对文化传统对当下的影响怎么看?“中庸”、“无为”、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克己复礼”等文化传统在当下应该怎样解读?有哪些本应传承的文化传统在今天成了“失落的文明”?您身边有哪些事体现了传统与当下的交接或碰撞?哪些是值得颂扬的?又有哪些是需要批判的……请来稿参与我们的话题。

来稿请发至wanghui3050@126.com

↓失落的文明

## 想对大盲说声对不起

□王宗坤

前些日子回老家听说大盲死了,我听了不禁一震,在心里我一直觉得欠着大盲一笔债。

小时候听村里人讲,大盲八九岁的时候被母亲带着从黄河西逃难到我们村,他母亲嫁了一个老光棍,算是在我们村落了户,老光棍没有什么家业,再加上那时人们对大盲的这种身份多少有些歧视的成分,大盲一直没有讨上媳妇。后来人们就都传说大盲的精神不正常了。

老光棍去世后,地里的活儿大盲不会侍弄,就把村里刚分给他们的责任田退了回去,开始整天走村串户的以收破烂为生。但在农村也没有多少破烂可收,大盲和他母亲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。后来大盲就瞄上了村里的小学,超期服役的废旧纸张是可以收的,运气好的话还能收到学生们丢弃的课本,老师们看完了的旧报纸这样大宗的东西。大盲吃上了甜头,就每天下午早早来到学校大门西边的小树林,这是我们学校倾倒垃圾的地方,值日的同学清扫完教室,把垃圾倒上来,大盲顾不上尘土飞扬,总是第一时间扑上去找寻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那年,我上小学五年级,虽然已经恢复了高考制度,也知道了学习的重要性,但还整天和几个男生琢磨怎么搞破坏,怎么出风头。发现了大盲的秘密之后,我们决定捉弄一下大盲。招数非常简单,就是事先去各班把废纸收集起来,以此作为和大盲交换的条件。一开始我们要求大盲叫我们“大大”(我们那地方对父亲的称谓),后来我们又要求大盲从我们每个人的裤裆里钻过,再后来我们让大盲把衣服扒光了要看他的小鸡鸡……为了得到我们手里的破烂,大盲几乎满足了我们所有要求,那段时间我们就这样用垃圾来糟蹋一个人的尊严,为自己恣意横行的少年时代注入着虚妄的快乐,这就是年幼的无知与轻狂。

后来我上了初中离开了村小学,开始把心思用在学业上,轻易见不着大盲了,就是见着了也躲得远远的,因为大盲的境况越来越差,成年不洗澡不理发,看上去就像个野人,他在我的眼中已经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疯子。大概是2003年春节前,我在老家再次见到了大盲,大盲已经老多了,还是很脏,看到他这副样子,我想到了小时候对他的捉弄,心中涌上了一阵的内疚。我走上前去递给他一支烟,他用黑黑的手掌把烟接过去,我给他点着了火,大盲贪婪地吸了一口,吞进去的烟雾还没有从鼻子里喷出来,就剧烈地咳嗽起来,好半天才平息下来。我让他要注意身体,他抬起手背擦着刚才呛出来的泪水说,我不感冒,我有萝卜和茶,我也不让我娘感冒……

回到家我跟我妈说了起大盲,母亲说,别看他大是个疯子,对他娘可一点儿也不疯,他娘都老得走不动了,还背着他娘去镇上看戏。听了母亲的话我半晌没有说话,我想起多年前对大盲毫无顾忌的戏弄,身体的某个部位隐隐地疼痛起来。当初我们实在不应该那样对待一个有如此爱心的人,我想以后有机会一定对大盲说声对不起,但是现在大盲死了,我该再向谁说对不起呢?

人要有悲悯之心,从小就要学会善良和同情。这些如果上纲上线,也能归到老祖宗留下的传统,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,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。对于儿时的同伴大盲,我想,我们那一伙的行为就失却了应有的人性道德。所以我至今有愧。

↓身边的传统

# 让孝道回归正途

所谓孝道,就是晚辈关爱父母长辈、尊老敬老的一种道德传统和文化传统。孝道要求子女对父母要尊敬,要关爱,要赡养,要为父母长辈养老送终等等。

□曲征

看上去,弘扬孝道好像很简单,但是,说实话,对于孝道,笔者还真的十分矛盾过。“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,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”的完全顺从理念,以及“夫孝始于事亲,中于事君,终于立身”的完全服从封建统治的威逼利诱,还有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,孝之始也;立身行道,扬名于后世,以显父母,孝之终也”的光宗耀祖、为家族争光的荒唐标榜,再有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的搞笑因果关系,使笔者产生过厌恶孝道的意识和情绪。

但是,由于传统孝道的愚民性、不平等性、封建性和保守性,使其在“五四”运动之后,成

为激烈批判、矫枉过正的对象。尤其是“文革”时期,“左”的思想对孝道文化进行了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,致使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断层,不赡养老人,甚至打爹骂娘欺凌老人的现象不断涌现,“啃老族”队伍不断壮大,于是,笔者认为在当下弘扬孝道很有必要。

这种对于孝道的矛盾心理,是最近才解开的。最近几年教授政治课和历史课,这些课程对于中国传统孝道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,指出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,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过时的内容。因此,要继承和批判相结合,吸取精华,扬弃糟粕;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,根据时代要

求,形成新的形式和内容;要以人为本,懂得感恩,珍惜亲情,切实维护老人权益,使孝道文化的新理念逐渐成熟起来。之后又聆听了几次关于孝道文化的国学名人讲座,使自己对于孝道有了比较正确的分析和认识。

但是,纵观现实,许多人还在片面地理解孝道文化。有些学校开展为母亲“洗一次脚”活动或者“梳一次头”活动,这些活动,举办者初衷是好的,但是,这种仪式性的活动,很容易演化成一场表演和走过场。还有的教师,要求学生们集体给父母下跪,将孝道文化又硬生生地拉到封建时代,这其实是对现代孝道的亵渎和误读。

众所周知,郭巨是鲁迅先

生早就批判过的人物。鲁迅先生说,看了郭巨埋儿,不仅他自己打消了当孝子的念头,而且也害怕父亲做孝子,特别是家境日衰,祖母又健在的情况下,若父亲真当了孝子,那么会不会把他埋掉?但令人不解的是,“郭巨埋儿”这种荒诞不经的“愚孝”行为,这种摧残人性、泯灭人伦的“孝顺故事”竟然仍被现在有些人奉为圭臬,既不可思议,又进一步说明,封建主义的孝道思潮还在许多人的头脑中顽固地坚守着!并把这种意识和思维方式硬塞到别人的思想中。

这样的“孝道”,只会让人越来越糊涂,让人越来越迷茫。可见,让孝道回归正确的轨道,实在是任重而道远。

“大众讲坛”预告——

## 山东汉代画像的石刻艺人

随着汉代画像石研究的深入,雕刻画像石的石刻艺人日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。这些石刻艺人大多生活在低山地区能够采到理想石材的地方,他们多以作坊的形式从业,父子或师徒相传,以为生计。他们或在家乡周围凿石刻画,并形成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,或是因为某种原因到外地为他乡之客制作画像石。

山东的画像石刻艺人有文字记载的(鲁工石巨宜),最远的走到了现在的北京。远走他乡的突出代表是以良匠卫改为代表的高平艺人集团。他们基本上没有在家乡留下什么作

品,而是走出家门,到今天的嘉祥、东平、泰安、肥城、平阴、东阿、阳谷、长清、济南、济阳、曹县等地,为当地的客户立阙、建祠、造墓。这些石刻艺人主要通过师傅的口传心授和亲自示范来传授技艺,当时已经有了类似后代画诀的顺口溜,帮助入门的学徒记住图像在建筑中的布局。画像石刻艺人的专业化、职业化,不仅促进了画像石艺术的发展,同时也是殡仪服务商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,他们为丰富殡仪服务的内容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11月13日,由齐鲁晚报和山东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“大

众讲坛”,邀请到山东省石刻博物馆研究员杨爱国先生做客讲坛,为读者们介绍山东汉代画像石的石刻艺人。

杨爱国,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,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。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,主要从事两汉考古研究,尤其致力于汉代画像石研究。出版与汉代

画像石有关的图书8册,其中《幽明两界——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》获出版署首届“三个一百”原创图书奖。

时间:2010年11月13日(周六)上午9:00

地点:山东省图书馆报告厅(二环东路2912号)

咨询电话:85590666

公益讲座,无需门票,欢迎参与

大众讲坛



山东省图书馆 齐鲁晚报联合主办

到省图听讲座去